



孝經註疏

□ 12
995
1



丁巳年

詩

上

995
1

仁
995
卷一

寬政再刻

孝經註疏

皇都書肆

玉樹堂

再刻孝經註疏序

平安書肆玉樹堂抽刻萬曆
板十三經中孝經行于世也
久矣。戊申之歲。書肆罹災。藏
板亦燬矣。主人爾來東奔西

孝經言疏
走。勞心切切。頃者開舖復業。
首再翻刻舊所藏孝經註疏。
刻成。持來託序于予。嗚乎。聖
經炳焉。何俟吾儕之喋喋。時
乎文明。人皆讀此書。身脩厥

德。庶幾孝道之行於天下
時

寬政二年庚戌夏六月

伊藤善韶序



實題三年庚戌夏六月... 於藏善... 實題三年庚戌夏六月... 於藏善... 實題三年庚戌夏六月... 於藏善...

孝經註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
來與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
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註疏

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

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講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竝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裨其集議是以劉

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
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註中採摭菁英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
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註疏序終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敷正
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
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
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堯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
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
老曰作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
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觀耳之所傳曰
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註云中古未
有金饒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曆三古則伏羲為上
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
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
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
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
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
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

云其風朴畧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雖因心
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雖因心
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正義曰因猶親也資
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
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
友睦姻任恤註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
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
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
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
禮云太上貴德鄭註云大古帝王之世又禮運云大
道之行也鄭註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
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世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
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

人知孝之可以教入也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

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加以於孝乎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

愛疏

正義曰引下經於是以前移忠之道昭矣立身

揚名之義彰矣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明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也
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也
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
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正義曰論
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
歟者嘆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
總名故變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違

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經曰至刑於四海正義曰此

第二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侯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一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
國正義曰復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

正義曰上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

正義曰此上意思

遜辭也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疏
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疏
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
異端起而大義乖疏
差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籍散亡傳註踏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註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效之言耳言夫子沒後效言成絕七十子既喪而異
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疏
端並起大義悉乖
末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臯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涇水有功舜

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歿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友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所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坑之後典

籍滅絕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也
取若伏勝尚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
者皆糟粕之餘
疏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

至江津也不妨舟不避風雨不可涉王肅曰鶴所
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
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註云濫謂汎濫小流貌
觴酒醴也謂發源小如一醴漢者巴蜀之間水名也
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沛公二十
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嬰冬十
月為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
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十月
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商周然也
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
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
藏氏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
也其後浸盛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滓曰糟浮米曰粕

既以濫觴况其少因取精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糟粕耳故魯史春秋學開

五傳 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

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

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十錄云名傲字元始風俗

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夾二家鄒氏無

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國風雅頌分為四詩** 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

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上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

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常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為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

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

昌昌授后蒼輩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公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

經為訓詁教之無傳**去聖逾遠源流益別** 正義曰逾疑若則闕號為魯詩

越也百川之本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

衆流謂其**近觀孝經舊註踏駁尤甚** 正義曰孝經文不同也

註古文稱孔安國註先儒詳之皆非真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踏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註乖錯

過甚故言踏**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正義曰至駁尤甚也

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為始後人從而述備之若仲尼

祖述堯舜之為也始近也言近且百家日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

其

其

其

其

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場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註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公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叙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
疏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世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正義曰玄王肅之徒也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

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櫃開攀逸駕者必騁殊門戶牖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

攀逸駕者必騁殊
軌轍疏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道也浮偽謂浮華汎辨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辨致使大道至言皆為隱蔽真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偽且文意則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正義曰不異也

辭傳者註解之別名傳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
註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註作傳曰
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註蓋
亦未必然例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註
解失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至當歸一精義無二
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為主也

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安得不翦
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

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
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

繁多蕪穢而撮其樞機要道也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

抑又次焉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
作註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

暢經義呈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
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任吳至中書僕射侍
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
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
仕吳以儒學聞為老子命語國語訓註傳於世魏志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
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
如衣之有領袖也虞翻劉

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

成之註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
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

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
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玉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切頗少子史文集嘉

言美事成誦於心天文律歷窮微妙公私文翰未
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

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諡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
所送古文孔安國註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

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

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爽所學為非鄭玄所註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正義曰言但任註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

也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正義曰六家即

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約文敷暢義則

昭然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註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

然辭也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謂分其註解間錯經文也經

註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是條之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

圭九寸而縹以象德註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

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縹藉也

又云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註云凡圭琬上

寸半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為瑑瑑諸侯有為不義使

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繁苛

今言以此所註孝經寫之琬圭琬圭之上若簡策之

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且夫子談經

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

志取垂訓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雖五孝之用則別而

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

百行之源不殊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

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

一句之內意有兼明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

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強所以局言者也

言夫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

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具載則文繁略之
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又義闕疏
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今存於疏
用廣發揮疏正義曰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發謂發
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
越揮敷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序終

孝經正義

宋邢昺註疏

御製序并註疏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度人章
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闡門一章凡二十
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
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換漢書藝
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
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
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摠而言之道常在心盡
其色義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
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

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
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入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
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
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取撰
也前賢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
於問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
以集錄因各為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為得也何者夫
子刊輒前史而脩春秋猶云筆削筆削則削四科十
哲莫敢指辭按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斯則脩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為重其
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
畧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講業而對也士
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
曰明主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
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
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弟德行之本隱而不彰
夫子適偶陵遲禮樂崩壞各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
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

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寔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
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言經未
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
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章廣而成之
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取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
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
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道本答曾子
也舉此為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為曾子言首章答曾
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且三起曾
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乘
問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
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
說以孝為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
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
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慙在悅老不可頓說犯顏故須
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
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鴳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
鼓泄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

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註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入侮眾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將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獨告諸生猶有對者當參不讓濟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巳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自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獨假曾子為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二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毋不慈也會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恭恭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禾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會子孝名之大其成由茲

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為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為蓋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天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重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軌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

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禮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為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剪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謚曰又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叙緒也是序與叙音義同郭璞云又為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

大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勗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註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註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無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註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寤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註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橙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註箋驗論亦不言註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記凡九

書皆云鄭氏註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
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
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註
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引鄭六藝論叙孝經
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註引鄭六藝論叙孝經
云玄又為之註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
令子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
緯註云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註之謂所言又為之
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叙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寧
可復責以實註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
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註皆無孝經
唯范曄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
宣王奉詔令諸儒註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
註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註書好發鄭
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註亦出鄭氏被肅
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
論將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

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
非乘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註獨行於
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
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
商推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
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
示河間劉炫仍今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
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
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為孔鄭一家雲
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
為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
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
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
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勗范曄以為鄭玄而義旨
集解孝經具載此註為優且其註縱非鄭玄而義旨
敷暢將為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旨其
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道巫蠱
未之行也相集註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
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
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
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
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
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已
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
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
暮從事露髮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
諸子而引之為註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
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
會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竄鄭註理實未
可謂准今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註仍
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
明古義奏議排子女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郝
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
上自註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章為定

孝經註疏卷第一

宋邢昺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韓世能等奉

勅重校刊

開宗明義章第一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
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

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
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
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
顏芝所藏初除桀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
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
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
列名又有荀勗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
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
章首今鄭註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

之也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
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
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
至七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
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
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
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
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因即
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
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
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
章即忠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
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
章通於貴賤今案諫諍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
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

註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

曾子侍

註

曾子孔子

弟子侍謂侍坐

疏

仲尼居會子侍。正義曰夫子以

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
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為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
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
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註仲尼至閒居。○正
義曰云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正義曰夫子以
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特有
勇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
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
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
註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汗頂象尼丘
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轡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
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德之義故曰仲尼殷仲文
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
丘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
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為堯司徒有功堯封之
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為天子至湯裔

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
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
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
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爲宋卿生孔父嘉
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
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臯夷父臯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
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
問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問居蓋謂乘間居而坐與
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向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
○謂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
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
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
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
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
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
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子曰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孝

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

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也禮

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

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

德本教之所由生也

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會參起對故使復坐

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

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
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

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問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為之本也云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註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云孝者德之至道德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管眾為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註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註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註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註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眾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註父母全而生之

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註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

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

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為立身也。註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註引祭義樂正

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註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為傷是也。言能至為後。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佩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為先者，全其身為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為後者，謂後行孝道為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豈指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畧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夫孝始於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註

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

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著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言行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玄以為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為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為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頽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

詩大雅也無念也

念先祖述脩其德也。疏：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敘

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

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也。詩大至其德。正義曰：無念也。事述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

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

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

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德。道詩書之語。事有常其義者

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

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

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流指。則云詩曰。詩云。若

指西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

名。即言。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

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

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祭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

廣敬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

刑法也

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

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

子之孝也

蓋猶畧也

孝道廣大此畧言之

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

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祭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註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註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為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與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為

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為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常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為教訓之主為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宜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為愛崇恪表迹為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蒸蒸至惜是為愛心温清搔摩是為愛迹肅肅悚慄是為敬心拜伏擎跪是為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為孝及庶人以躬耕為孝王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乏五等之孝及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

宗廟土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
 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畧之不言何也
 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
 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
 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刑法至則
 也。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
 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
 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
 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
 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乎章百姓則謂百姓為
 百官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
 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
 海既四夷則此百姓自然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
 謂四夷為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蠻
 夷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註以四夷釋四海也孫
 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蓋猶至畧言之。正義
 曰此依魏註也案孤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

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太畧也劉瓛云蓋
 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
 畧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註云蓋者兼辭據此而
 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
 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為大夫於土何謙而亦
 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刑即尚書呂刑也
 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

皆賴其善。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天子述天子之
 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
 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
 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甫
 刑至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呂刑也者尚書
 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
 離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

書為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為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為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為證也鄭註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春依孔傳也舊說天子皆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取與人不同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為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為然云義取

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註疏卷第一

天子之於諸侯猶天之於民也... 諸侯之於天子猶民之於天也... 天子之於諸侯猶天之於民也... 諸侯之於天子猶民之於天也...

孝經註疏卷第二

宋邢昺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韓世能等奉

勅重校刊

諸侯章第三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
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
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
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註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入上可謂

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註

費

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

泰為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
人註：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當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

疏：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人主，富有二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為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

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後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為王國，諸侯之國為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為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註：費用至為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為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

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為驕奢泰為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註與溢相對而釋之云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溢財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
註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其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愛於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入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當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

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白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云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即句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註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懼
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註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水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懼

者引詩大
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

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
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
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
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
孝道故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法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言行皆遵法道

所以無可擇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禮法之言焉無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

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

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卿大夫之孝也疏

非先王至孝也。正義曰夫子

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
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
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
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
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
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

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愆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
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
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退邇
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
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
夫可知也。○註：服者至偏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
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註云：章貴
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
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
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下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
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
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
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
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
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
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
章畫於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
六章繡之於裳，法於地畫之為陰也。日月星辰取
照臨於下，山取與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
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
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
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
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周制則天子冕
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
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
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為
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為九章之首，火
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

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四章凡七章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馬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註法言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註言必至遵道

○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註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註禮法至怨惡者○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註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通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註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

敬事其君也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

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

匪猶不也○註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

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

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

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

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

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

右今辯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註

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註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

孝事君則忠註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

事長則順註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

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註能盡

兼取愛敬者其惟父子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
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
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為順矣長
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
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
以忠順奉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
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
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
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
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
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
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註資取至君
同○正義曰云資取也此依孔傳也○鄭注表記考
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
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
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
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等至則愛不極
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

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註
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三注也○劉炫曰母親至
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
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
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註移事至忠矣○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
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
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三
孝之心事君必忠也○註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
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註不言順
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
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馬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
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註能
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
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泄也泄下
為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
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

孝經註疏卷第二

曰祭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也人也士亦有廟
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短也士言祭祀則大
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若保其社
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
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詩
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詩
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註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
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疏詩云至所生○正義
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
寐無辱其父母也○註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
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
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註疏卷第三

宋邢昺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韓世能等奉

勅重校刊

庶人章第六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
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

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眞
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身恭謹則遠耻辱用

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克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

也註 庶人爲孝唯此而已疏 用天至孝也。正義曰

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授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者此依鄭註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收歛冬爲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割冬藏則入廩也。分利也。正義曰云分利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註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梁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身

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耻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克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克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焯註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註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註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註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

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疏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國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為始庶人為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抑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

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故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及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為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今詳以為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註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為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日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故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

尚以為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為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灾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惡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為其美無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庸詎識學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灾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必為鄭註非誤故謝萬云言為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會子所以稱難故鄭註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厭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為虛說者與制有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

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
 三才章第七疏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

之為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

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

是則之

註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

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曾子曰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照度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常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為大也。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為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云云。

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註論語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所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為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為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昏夕膳也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為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為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為義合而言之則為常也。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

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為常釋天之明也
 因地利以為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
 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註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
 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
 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
 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夫利之性也五土分
 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以
 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
 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
 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為
 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
 之業馬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註見因天地教化人
 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註君愛其
 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註陳說德義之美為眾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註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註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

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註示好以引之示惡以

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疏先王至知禁正

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
 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
 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
 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
 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
 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
 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註見因至易也
 正義曰此依鄭註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

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註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為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穀。穀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為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為。君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註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註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故示有好必賞之。今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為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

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詩云至爾瞻之。○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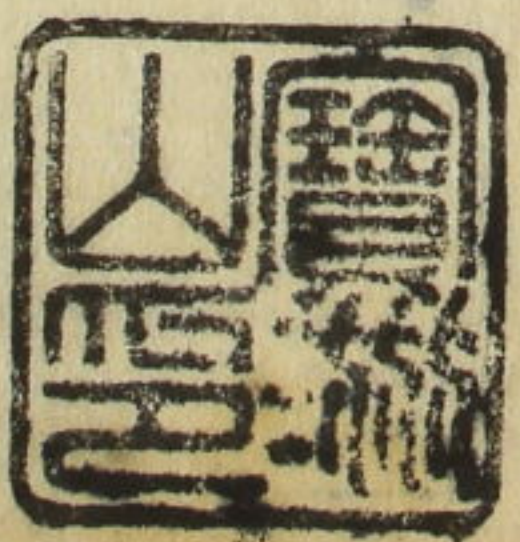
下先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為人模範。故人皆瞻之。○赫赫至之也。○正義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若此手傳。文太師大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為太師。故曰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為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

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今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為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孝經註疏卷第三

三卷之內
達性義本

常念寺



林行

